

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萧王庙街道滕头村

了不起的村庄

文<叶艳莉

人口不足1000,面积不过2平方公里,这是中国千千万万村庄中一个小小的村庄。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村庄,却赢得了“全球生态500佳”等殊荣,众口交誉,被称为“了不起的村庄”。

这个村庄,在2010年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。它从全球113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,成功入选上海世博会“城市最佳实践区”,成为全球唯一入选的乡村案例。

这个村庄,“没有贫困户,没有暴发户,家家都是小康户、富裕户”,谱写了共同富裕的生动“教科书”。

这个村庄,就是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的滕头村。

滕头人是这样向世界介绍自己的:“滕头很小,位于中国东海之滨,很难在地图上找到她;同时,滕头很大,因为我的父老乡亲们所追求的是全人类生生不息所追求的伟大主题——人与自然和谐共存,人与人和谱相处。”

走进滕头,一幅“城市化的现代乡村,梦想中的宜居家园”的美丽画卷,在视野里迤邐展开。

绿,满眼都是绿,深深浅浅,浓浓淡淡,高高低低。一排排高耸的乔木

绿得浓,投下的影子更是深沉。依依的杨柳绿得明快,垂下一条条绿丝绦。院子里的罗汉松绿得暗一些,显得古朴凝重。草地绿得嫩,仿佛能挤出水来。田地绿得鲜亮,绿油油的要漾出光来。绿色成了滕头的底色,成了滕头人刻在骨子里的基因。天南地北的客人来到滕头,滕头人都喜欢请他们种上一棵树。社会各界人士种下的百家林,不仅让滕头绿意盎然,也让滕头趣味盎然。每种下一棵树,都种下了一个故事。绿色发展,生态发展,近70%的绿化覆盖率,让滕头成为一首青绿间的田园牧歌。

白鸽是画中最灵动的一笔。从没在一个村庄看到那么多的白鸽。它们有的振翅翔集,如在蓝天绽放一朵朵、一丛丛雪白的花朵;有的停在树梢、屋面、草地上,如一枚枚音符,一忽儿又扑喇喇飞起,奏出白色的交响;有的就在你脚旁大摇大摆地走着,一副旁若无人的架势。你还可以喂食,和它互动。当它飞到你的臂间掌心肩上,那份人鸽共舞的喜悦,但谁也抵挡不住。数十年的生态守护,连小动物也爱上了这里,这是滕头人一说起来就骄傲的事。野鸭在清清的溪水里游弋,松鼠在茂密的树林间嬉

戏,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景象,历历在目。

村中的住宅也成了一景。不断迭代升级的住宅,刷新着村庄的颜值。从黑瓦白墙的二层联排农家房,到两户一幢的别墅式小康住宅,再到高层新型名居房,如今又开始兴建未来社区。建筑无声,建筑有情,述说着村庄发展的历史,记录着村庄前进的足迹。“居者有其屋”,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朴素理想,早已在滕头实现。“居者优其屋”“居者美其屋”,是滕头的现在进行时。统一规划、统一建造、统一分配,久久为功,一个“田不平,路不平,亩产只有二百零”的贫困村,嬗变为“田成方、屋成行,清渠水绕村庄,绿树成荫花果香”的绿色旅游区。漫步滕头,屋舍俨然,掩映在花木之间,让人流连。村在景中,景在村中,村即是景,景即是村,真切切切,实实在在。

凝香居也是村中出彩之处。不能不佩服滕头人“人舍我取”的大智。凝香居并不是滕头的原生资源,但却承载着宁波的乡土记忆,于是被慧眼识珠的滕头人拿来,融入村庄,成为村庄的一部分。凝香居是一座百年老屋,原位于奉化城区,因为旧城改造

要被拆掉,滕头村就把老屋的一砖一瓦全搬了来,在村里择址重建。青砖、黛瓦、马头墙、木花窗,一座具有典型清末浙东建筑风格的走马楼四合院,成为滕头的“居民”。整座建筑采用杉树为木料,散发着淡淡幽香,故名“凝香居”。细想想,凝香,凝的可不仅仅是杉树之香,更是时光之香、历史之香、文化之香。

石窗馆,是村中另一抹文化亮色。石窗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组成部分,也是民间艺术中的一朵奇葩,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。奉化一带的石刻艺人技艺精湛,名闻遐迩,被称为“奉帮石匠”。他们创作了大量精美的作品,石窗是其重要组成部分。石窗馆2000平方米的青砖长廊上,108幅明清奉帮石窗雕琢、盘绕、搭接,变化出缤纷的大千世界。人物、动物、植物、符图、文字……正方、长方、长圆、八角、圆形、菱形、扇形……千姿百态,各擅胜场。四龙捧寿莲花窗、鹤鹿同春窗、草花寿桃窗、博古万字窗、一根藤窗、九狮窗……别的不说,光听名字,就可以想象它们的丰富与美丽。

滕头世博馆也是一定要去打卡的。它的前身是上海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,2016年回迁,回到了娘家。场馆按照1:1复制重建,沿用原有设计理念 and 方案,保证建筑原汁原味。用浙东最具代表性的瓦片砌筑而成的“瓦片墙”,依然是最吸睛的。上海世博会原建筑使用过的瓦片都被尽最大可能保留下来,其余瓦片则从滕头周边大小村落收集而来。旧瓦古砖的沧桑感、灰白黑交织的江南水乡古朴美感、不规则门洞的现代感、竹木板墙和竹篱的自然感、垂直绿化的生态感、虚拟旅游的科技感……让滕头世博馆高级感拉满。

行走在滕头,时不时就被生态撞一下腰。生态农业园、生态酒店、生态公厕、生态楼、风光能路灯……生态如一条珠链,串起滕头的点点滴滴。滕头,一座日新月异生态大观园,生动地诠释了:乡村,让城市更向往。

观人劳作,心动身固。走进农事体验园,才体会到身心合一的快意。如油春雨落进麦田,麦苗肥嫩油亮,悬挂的露珠映出叶脉,像方才探出头的西瓜。也有沟景映入其中,木质栈道腾空而起,从上面俯瞰,整片麦田尽收眼底。

一方水土,养一方人。最后,怎能不看看这里驰名的水?于是继续寻访白塔湖。白塔湖与竹艺村相距不远,湖水滋养过的片片竹林,造福于各地百姓。人类与自然、地理同位置哪有绝对的界限?白塔湖静卧于山谷之中,周围山色映秀。湖的边缘如蚯蚓蠢动,看似极不规律,线条却流畅自然,松针落叶掩映水边,毫无雕琢之痕。虽无路直接与水接触,但透过树木的间隙,仍可见湛蓝的湖水,在安静时灿若宝石,偶有鱼儿游弋,划开波光粼粼。极目远望,一座亭台在山上隐现,但因体力所限,最终未及白塔禅院。只有凭着陆游《白塔院》一诗去意会那番景象:

冷翠千竿玉,浮岚万幅屏。
凭栏避微雨,挈笠遇归僧。
残月明楼角,屯云拥塔层。
溪山属闲客,随意倚枯藤。

临走时,在村口买了一个竹编菜篮,装进几把村民自种的蔬菜。那天的晚餐,白菜羹在瓷盘里莹莹泛绿,菜叶中似乎还夹杂着阵阵竹香。



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大水泉镇迷子地村

沉迷此地

文<张玉丽

从京郊出发,驱车百里,便到了迷子地。群山环抱,绿水长流,这座接壤“京津承唐”的小村落像是待嫁的新娘,娇羞地等着人们去掀开她的美。

仲春时节,村庄里的万物还未走出冬的凛冽,兴隆山下的桃花就已经迎风开放。信步前行,抓住眼球的便不再是花儿朵朵,而是泻出于山峰的瀑布与碧波荡漾的小龙湖。瀑布蔚为壮观,小龙湖温婉优雅,一动一静,对比分明。

再向前走,来到兴隆山脚下。徒步上山的人很多,被好汉坡台阶吓退的也有不少。好汉坡共有2080级台阶,在山间盘旋而上,有时在悬崖边,有时在峭壁上,有时平缓,有时陡峭。体力不好的、全家老小一起来的游客自此驻足,改道缆车。留下来的人,个个都是摩拳擦掌,准备征服好汉坡。

从好汉坡向山顶走,每至景色奇特处,都设有观景台,可观景,也可休息。从观景台上俯瞰,山下温婉的小龙湖此时已成陪衬,而四周的山则成了主角。这些山有的高入云霄,有的巍然耸立,有的惊险,有的奇美,一山一面,面面皆不相同。

若说小石林、双象朝阳的鬼斧神工让人叹为观止,那回音壁小路的巧夺天工,更是让人击节赞叹。回音壁是环状山,被峡谷与植被分为两端。小路从山腰蜿蜒向前,和峭壁融为一体,依山就势,藏而不露。

大小景点玩了一遍,肚子抗议的时候,山顶的餐厅和咖啡厅就派上用场了。点几盘喜欢的菜,填饱肚子,再来一杯咖啡,提神醒脑。酒足饭饱,此时不下山,更待何时呢?

山是奇山,下了山,就要看看水是否也与众不同。村里人说,环抱村子

的河叫澈河。澈河自西向东常年流着,水深的地方,鸭鹅喜欢;水浅的地方,所有人都喜欢。如果追问为什么,村里人就会说出那句耳熟能详的俗语:“棒打狍子瓢舀鱼,野鸡飞到饭锅里。”

狍子偶然下山,村里人都会送回深山。野鸡偶然跑到地里偷吃农作物,也没人去抓。只有河里的鱼,最招人喜欢。深深浅浅的小河里,鱼儿三五成群地游着,有黑色的虾虎、白色的白条,还有青色的麦穗鱼。网上一兜交给民宿的老板娘,不出一小时,小河鱼的各式佳肴就会摆在眼前。配上二两小酒,一口酒,一口鱼,淡然旁人。

山水石鱼看完,若还不够尽兴,不妨在季春之时,与村民走进不知名的山里,亲手摘一些驴蹄尖、面条菜、豆苗菜。别瞧不起这些从未听过的野菜,它们的味道比城里司空见惯的荠菜要鲜美得多。在小小的迷子地村,荠菜是“上不得台面”的,只有大山孕育的稀罕野菜才能让女人们带回家里,做成佳肴,端上餐桌。

如果时间充裕,还可以去梨树林里坐坐,赏“白锦无纹香烂漫,玉树琼葩堆雪”。也可邀上三五好友,花下举杯,酒香伴着花香,畅饮至夕阳染红半边天,再乘着月色,搭着肩,走回民宿,体验一把杜夫子“白日放歌须纵酒,青春作伴好还乡”的快意豪迈。

如果愿意,还可以换一身舒适的运动装,去农户的菜田走一走,看看茄子的幼苗顶着巴掌大绿叶迎风摆动,看看西葫芦根部冒出豌豆大小的黄花,看看黄瓜纤细的触须爬上秧架……勤劳的农人把蔬菜秧苗侍弄得肥硕,无论是谁,只要看完这些,都会沉迷此地,痛快地相约丰收时再来。

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汤峪镇塘子村

一日清欢

文<孙亚玲

到塘子村,阳光还未灿烂,我独驾一车穿过街道,经过羊洞沟停车场,绕上去往汤峪湖森林公园的水泥大路。

绿是春天的使者,早早地把一封缀满希望的信箋寄向人间。光阴已暖,一切美好,都在春天。各种花儿纷至沓来,如潮如海。前天落了一场久违的春雨,把杨柳润醒,大地上的万物都开始复苏,一切显得生机盎然。

一场春雨一场暖。春雨过后,山更青,水更绿。站在横亘汤峪湖的吊桥上,春风划过脸颊,清晨的空气浸透了甘甜。平静的湖面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,犹如少女朦胧的面纱。湖畔鹅黄色的垂柳在朝阳下熠熠生辉,与浮光跃金的湖面遥遥呼应。一排小木船泊得整齐,船肚里盛着尺余宽的小木桌,桌上铺着蓝白相间的碎花水染桌布,摆着盛水果、瓜子的蓝田玉石果盘,供乘船游客享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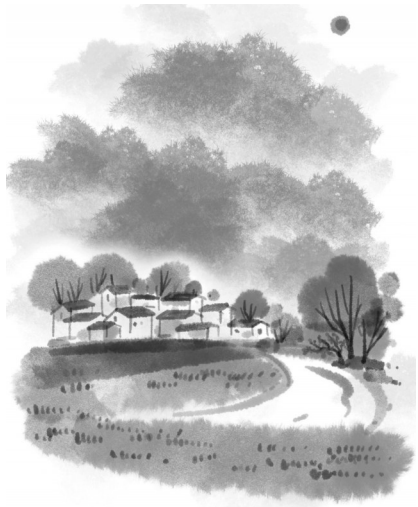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人游汤峪湖,未免寂寞。折身钻回车里,又向东峰山去了。

东峰山离塘子村很近,游客们泡完温泉后,都习惯上来转转。山不甚高,拾级而上,朝天门的休息台设有石桌石凳,石桌上刻有楚河汉界。走得累了,男人们便坐下拿出棋子厮杀一场,女人们则摆上水果零食消乏解馋。

听说东峰山古庙西边有一老龙潭神泉,我便趋步而去。及至泉眼跟前,只见泉口二尺见方,围有丛丛青草,覆着朵朵青苔。低头向泉口望去,温泉清澈,热气袅袅。暖心的是,石台旁还放有葫芦水瓢,供游人取饮神泉。我尝了一口,泉水温热甘甜,后味绵长。

日头未高,我也不急于下山,就坐在老龙潭边,想让自己的灵气涤去多日来的烦郁。抬头间,忽见一点红,有红梅独自盛开。一直觉得梅是属于江南的,不想竟在此处和这枝孤芳自赏、幽中有雅、暗中有香,没有蝶来献吻,唯有山风独占的梅花不期而遇,心里是抑不住的欢喜。

坐着赏完梅,起身站在山头远望,



只见重山叠叠间,散落着众多屋舍,那就是塘子村。村里有蓝顶红墙的独栋别墅,有白色瓷砖贴墙的多层商住楼房,还有各式各样的村民自建房。那些房子多是村民用于经营民宿、客栈、超市、饭店生意的,有蓝田特色美食、美玉任游客享用购买。

塘子村自古就拥有丰富、高品质的温泉资源,是“大唐三汤”之首石门汤泉的所在地。所以,来到塘子村,泡温泉是必不可少的。其中,碧水湾浴场是我的最爱,有大大小小十多个池子。买好票,换好衣服,拿上手牌、浴巾,直奔汤池而去。泡在温泉水里,享受着太阳光的宠爱,那是很惬意的。泡舒透了,还可以躺在池旁的竹椅上休息一会,看书、喝茶、发呆。

在阳光明媚、春风微拂的午后,睡在热腾腾的石板炕上,突然间想到了林清玄曾在《人生最美是清欢》中写道:“在复杂的世界里,愿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人,放下执念,不浮不躁,不慌不忙,以清净心看世界,以欢喜心过生活,淡定从容地过好每一天。”

好一个淡定从容地过好每一天。今天,我不就是这样,在塘子村安享了一日清欢吗?



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

家家户户编花笕

文<陈美桥

近些年,特别偏好竹编之物,对竹就更生亲切之感。忽闻小儿吟诵“冷翠千竿玉,浮岚万幅屏”,万千竹子叠成翠玉,如画屏在风中浮动,这种场景实在让人心向往之。

诗句出自宋代诗人陆游的《白塔院》,那是他在川西蜀州(今崇州)任通判时,造访道明镇白塔禅院所作。这说明至少在南宋时期,道明镇就已是竹乡。而在清朝,这里的竹编历史就已有记载。百姓遵从自然、利用自然,从最初编制筐、筛、箩等家用器具,到如今制作各式竹工艺品,再到与江南瓷器厂合作,制成特有的瓷胎竹编,“竹艺村”随之闻名四野。

春天,经过深幽的竹丛,走进竹艺村,一些农家小院映入眼帘。游客将吃食放置于木炭架上,围炉煮茶。橙皮吐出雾气,伴着茶香氤氲在翠竹林间,哪曾想到一小时以前,自己还穿梭在成都市内的高楼大厦之间?不远处的廊亭,既是人们休憩之地,也是展示竹编器物的小市场。简到挠痒的“不求人”,繁到精致的锁扣小箱,以及琳琅满目的装饰品,此处应有尽有。

白墙青瓦是竹艺村屋舍的特色,“徽式”风格呼应乡间田野,古朴而清雅。两股溪流自沟渠蜿蜒流动,在村头汇聚,又从两个桥洞岔开,各分东西。沿溪而建的农家院,春梅在枝头

绽放新蕊,樱花垒成皑皑白雪,游人于院中喝茶闲聊,或饮酒用餐,别有一番意趣。据说,这里的许多民宿是邀请的文人智士入驻,他们对于乡村振兴,有独特的见解。比如三经书院的主人,就是一位青年诗人。

器物之美,贵在天然。村庄亦如是。道明竹艺村,除了提供游客吃住刚性需求外,完全是一派自然风貌。文化院坝搭建在菜地之间,菜花明黄,芥菜肥嫩,厚皮菜出落于黝黑的沃土中,其茎更显乳白。人们在坝上吟唱轻舞,便如翩跹彩蝶、嗡嗡蜜蜂。

如果说这就是竹艺村的全貌,那当然远远不够。顺着绿道往里探寻,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,更能领略到“山上清泉山下流,家家户户编花笕”的乡村大美。

去往藏马沟的路上,左边挺直的水杉层层林立,枝丫棕红,层叠绵延,如绮丽的火烧云。与之接壤的是一片良田,油菜开出绚烂黄花,其茎壮如船之缆绳,团扇般的叶片深绿油亮,无不预示着将来有个好收成。冬春交替,色块自然拼凑,完美衔接。右边淙淙溪水清澈见底,溪岸斑竹丛生,鸢尾倚傍;凤尾蕨或两三片拥立,或如巢穴般环生,至叶片中上部又翻而向下,状如莲花;灯芯草有的直指苍穹,有的如弯弓探向大地,一钓山涧鸟鸣……风来竹晃,光影浮动,竹艺村

不仅呈现出视觉之美,更有安神入魂的潺潺之音。

藏马沟,从前叫作“长马沟”,据说明末大顺王张献忠因打仗需要,曾退守此地,悄然屯兵养马。沟内蒲苇茂密,纸莎草擎伞对日。虽不知当年张献忠藏马的具体位置,但旅游步道上画着骑马的标识。藏马沟,就真的与“马”接近了。沟中民居仍然保持原有风貌,鹅鸭闲适地在菜地里食虫踱步,这是许多人心中家乡的样子。也有别致的院落,茶花正比香斗艳,桃李争春,还有千姿百态的盆景,郁郁葱葱。尤其是饮茶桌椅,置于架溪而设的桥廊之上,水流轻音如簋曲坠入茶杯,让人未饮先醉。

亲临竹艺人家,是行走的幸事。有两家院门前堆放着刚砍伐回来的翠竹,院内参差不齐的机器声不绝于耳。循声而入,一男一女,正协作打磨竹条。男人将整齐的竹节一根根推入机器,破竹成条,女人又将竹条放进另一台机器,初次打磨。这是两家从事花篮制作的家庭作坊,成品销往周边县市。他们有稳定的销售订单,收入有保障。主人告知,最忙的时候,作坊里几台打磨机同时运行,而闲时,多为夫妻合力。远离闹市,却能安享一份富足。这些机器发出的,不再是一种噪声,而是振奋未来的激荡之音。与之应和的,则是夫妻之间的琴瑟和鸣。

